

馬門教授

登 場 人 物

馬門洛克教授（簡稱馬門教授）Professor Mamlok

卡爾遜醫師 Karlson

希爾史 第一助手 Hirsch

黑爾巴哈 第二助手 Xelbax

英格魯芙 實習女醫師 Ingle Ruof

赫特維加 手術室看護婦 Xedwiga

西蒙 看護生 Simon

蔡德爾 Zeidel（「塔格勃拉脫報」編輯主任由馬門教授施行手術的癱瘓病患者。）

埃倫·馬門洛克 Ellen Mamlok（馬門教授夫人，四十歲。）

羅夫 Roif（馬門教授的兒子，二十歲。）

特 Rut（馬門教授的女兒，十六歲。）

愛爾恩斯特 Ernst（共產主義青年團員。）

魯芙夫人 Frau Ruof（英格魯芙的媽媽。）

受傷的工人（第一場和第四場在馬門教授的手術室內。）

（第二場和第三場在馬門教授家的一個房間內。）

（1932年三月德國總統選舉之前夜，馬門教授外科醫院手術準備室

（從右及從左，看護生推車運送病人到手術室去，實習生女醫英芙格和看護海特維加由左登場。）

英格：不成？我沒有工夫。

看護婦：拒絕她是沒有辦法的……

英格：海特維加護士，你很知道——過二十分鐘教授就會來的，如果到那時候手術室還沒有預備好，那……

看護婦：五分鐘總能擠得出來。你媽在那兒很傷心的呢！（看護婦從消毒筒中取出消毒器具正在那兒安排的時候，英格急步從右下，不一會便同一個上了年紀的婦人走了回來，那是她的母親魯芙太太，她穿着不時髦的舊衣服。）

英格：請你快一點兒，媽！

魯芙：快一點兒！快一點兒！老是想離開老年人的父母！唉，頂好是不讓她們走出大門，給他們許多的錢。（看護婦下）

英格：不過，媽！今天我從早上起就值日哩。

魯芙（生氣的）：爹媽省吃省穿，供給進學校念書是爲的什麼？是爲了，老了的時候也有個依靠呵。好，是這樣積錢，預備一旦有急用的……

英格：媽，你要錢用嗎？

魯美：哼！我只要棺材……（坐到白椅子上哭泣起來。）

英格（沒有辦法）：媽！怎麼回事呢？

魯美（一下子就站起來）：我不走！不讓別人把我趕出去！我們在這個房子里住了三十年，卅年在這兒靠着規規矩矩地做買賣吃飯，靠着買賣你才受了高等教育的呵？所有的老主顧都沒有跑掉……不錯，從前能買一磅奶油的主顧，現在只能買半磅人造奶油了，這樣下去，房租從那裏出呢……？

英格：又靠我們走麼？

魯美：攔我們走？你不知道這些人？如果到今天晚上我們不能付清所欠的房錢，就得搬家……（哭）

英格（驚愕地）：媽！給你五十馬克夠了嗎？

魯美（含着淚）：兩個月的，我的孩子……一百二十馬克！不然，什麼都得完蛋了！……

（在她們二人沒有注意的當中，醫生黑爾巴哈走進來聽了最後的幾句對話。）

黑爾巴哈：對不起！我是偶然無意地……

（轉身對着他）：大夫，我們一向是很安份守己的人，我們開着一個小舖子，我們從來沒有向人家借過一次錢，

什麼壞事也沒有做過呵！房錢一月一月地付了的，就是最近這兩個月……

黑爾巴哈：哦！你是說房租的問題嗎？

魯美（激動）：大夫，我們從來沒有打過官司，我們作一個小小的，謝謝上帝，不蝕本的生意；就是說，從前沒有虧過本，可是近來，哎……

黑爾巴哈（翻紙夾子）：所有什麼合作社，百貨商店都是大減價，那你們是不能不虧本的，（對英格）這不是一百二十馬克所能解決的問題呵！

英格：不是嗎？

黑爾巴哈：但是你得好好地向你母親解釋一番呵！

英格：自然，不過明天早上他們就要被舉到街上去（打算走去）！

黑爾巴哈（擋住英格）：等一等，同事！你不是有五十馬克嗎？請你讓我湊上那找不到的七十個馬克……不必客氣，當然啦這只是一時的通融（盯住英格）同一個種族的人不互相幫助，還幫助誰呢（向浮羅·魯美）老太太，我們來幫助你解決這件事。

魯美（握他的手）呵，大夫，你真是……

黑爾巴哈：到兩點鐘的時候英格小姐一定會把你們所需要的錢送過去的……不，不敢當，用不着道謝，工作的時間已經到了，我失陪了，院長是不好惹的，又加上要施行手術哩……

魯美（感激地）：大夫，你作事多麼痛快！我們的女兒受了高等教育，這是多大的幸福！讓她比我們過得好些！上帝會酬報你的，大夫！

英格（送母親出去）：下午再見吧，媽，午飯後見。

黑爾巴哈：魯美太太！

魯美：（轉身回來）什麼事？先生！

黑爾巴哈：一個問題！（小聲）你說，那些欺負小商人的，用大減價的方法和真正做買賣的人競爭，搶他們的主顧，結果，小商人連房租都繳不起，我問你，你知道那些大公司的老闆，究竟是些什麼人呢？

魯美（有點憤怒）：對，對，那些大人物……

黑爾巴哈：他們不都是『大人物』魯美太太，但是他們都是大公司的老闆，銀行的經理，就是他們剝削小商人，借錢只借給闊人，現在你想想，魯美太太，這些強盜資本的代表們是誰？梯茨，維爾特海姆，阿斯伯基，卡爾·特爾

這些大公司的老闆究竟是誰呢？

魯美（猜出來了）猶太人……猶太人！

羅爾巴哈（拍她的肩，得意地）：你瞧！看事情就常常要看它的根！

魯美（滿心感激）：像你這樣的人多有幾個才是哩，大夫！（又一次握手，英格這時才伴着母親下）

（海特維加看護和西蒙看護生將準備受手術的病人們從台右運到台左，海爾巴哈開始將手消毒後，脫去白的罩衫，捲起袖子，後穿臘布圍裙，英格從台右登場。）

英格（握海爾巴哈的手）：謝謝你！

羅爾巴哈：你不是加入了我們黨的婦女組織嗎？（略帶責備意）爲什麼中間階層貧困化，我們黨的目的是什麼，這些道理，難道你不能好好地向你母親說明嗎？

英格：我的工作在這裏，在醫院裏……

羅爾巴哈（站到她的面前）：現在，在決定選舉鬥爭之前，只能有一個工作……

（看護婦上）

英格（匆忙能幹地）：今天手術的分配是怎樣的？

看護婦：兩名鼠蹊歇爾尼亞，一名盲腸炎，一名筋肉腫脹——

是給醫生們的；胆囊炎一名——是院長的。（拿手術工具下！）

英格（一面將手消毒）：不知道像胆囊和別的比較嚴重點的手術，要什麼時候才信任我們去做？

黑爾巴哈：做院長的是馬門教授的時候，這是不要幻想的！他決不給別人他自己要做到死！

（醫生希爾史和西蒙自台左上，希爾史一面走，一面急急地脫罩衫，西蒙替他穿上臘布圍裙。）

希爾史（能幹地）：你好，同事們，黑爾巴哈，你好，同事英格，老頭兒已經來院裏了，今天可真了不得：好幾個複雜的手術！剛才還送了一個受了重傷的。

西蒙：肩頭上的刀傷，傷了動脈。

希爾史：工作怎麼分配的呢？

黑爾巴哈：派給我們這些小脚色的，照例是沒有什麼重要的工作的。

希爾史：嗯！說到胆囊——自然是老頭兒頭號能手，可是他的耐性也真利害！在手術台旁邊，一站就是好幾個鐘頭！

雷護婦：這在他實在不容易，在上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他的腿是受過了傷的。

英格：從馬上跌下來的嗎？

希爾史：你的問題很奇怪！

英格：也許是在後方挨了飛機的炸彈片吧。

看護婦（受了侮辱似的）：不是，英格小姐，不是在後方！教授先生那時是二等軍醫呵！他聞的火藥味兒倒比麻醉劑的味兒聞得多呢！整整四年，他都在前線的部隊裏，他得了一個一等的鐵十字勳章。

英格：非常之感激，看護，你給我上了大戰的歷史課

看護婦：不用謝，常常可以幫忙的。

希爾史：（消毒）英格小姐，像我們的老頭兒，那樣多血質的熱血男兒，那樣堅決的斯巴達人，你想，他會在後方屯得住的嗎？四年之前，從他的腿上取出那塊炸彈片，結了膿的……你想，同事！他竟然取出來了！

英格（諷刺地）：該是要用顯微鏡才看得出來那麼大的！

看護婦（受了侮辱似的）：不是頂小頂小的，是很大的一塊！

（從她常常拿着的皮手袋裏取出一塊彈片，她把它珍貴視同護身符似的。）你看，你可以相信了吧！

英格（看彈片）：真的是一塊手榴彈片，在手袋裏裝着有點太尖了吧！大概你常常拿着它紀念着教授嗎？

看護婦（又作起工作來了）：紀念這塊彈片是給我們兩個人的，我和教授那時候一塊在索美工作，離前線十公里。（站到英格面前）英格醫生，這塊彈片緊緊地連接了我們，誰攻擊教授，誰就是攻擊我，英格小姐！請你把這點

.....

希爾史：你們看他過了兩個禮拜，就又在手術室出現了……他的責任心簡直是鐵的，道地的普魯士人！

英格：怕是別的什麼人種吧！

希爾史（沒有聽她的）：只有我們到過前線的人，能夠懂得這個責任心！

（『新日報』的主編蔡德爾被推進來，他蓋着白布，已經準備行手術，在胆囊炎和盲腸的周圍要塗碘酒的，白布掀開了，他四十五歲，頗肥胖，臉是圓的，留着學生時代決鬥的傷痕，和他一道出來的是醫生卡爾遜。）

蔡德爾：敬禮，先生們！*Muritori te Salutant*（註）！要死去的人給諸位致敬禮了！刀磨好了——但是，諸位，請別忘了，病是在右邊呢，胆囊是在右邊，心臟是在左邊！盲腸千萬不要割去，我捨不得和它分別。

卡爾遜：請你耐心，主筆先生，馬門教授割胆囊這恐怕是第三

千次了。

看護婦：這是第二千八百一十七次。

蔡德爾（想用他肥胖的全身彎腰行禮）：謝謝你，看護婦，你很和氣！我相信無論任何別的人給我施行手術？那怕是大不列顛帝國皇家的御醫，我都不相信。至於漢斯，馬門洛克是我中學的老同學……生成的外科醫生！你們看過他削鉛筆，他削得那樣靈活，那樣乾淨！還是在中學的時候，他老是替我們的校長削鉛筆的！這是他初次的手術！不，先生們，不要笑！假如沒有內心的紀律，手就不會有把握的！他從來上課，一分鐘也沒有遲到過！我記不得他缺席過一天的……

卡爾遜：完全和在這裏一樣。

註：死去的人底敬禮

蔡德爾：正難得好像鐘錶裏面的機器一樣。他使你百分之百的相信他。

卡爾遜：那麼你就可以安心地信賴他好了。

蔡德爾：我本來就安心的，醫生，但是，你知道就是鐘錶也可能出毛病的。

希爾史：對不起，馬門洛克教授却從來不會出毛病。

蔡德爾：自然，不，他不會的……讓我自己介紹（略起身）我是蔡德爾。

卡爾遜：對不起，新日報主筆蔡德爾先生，這是希爾史醫生，這是黑爾巴哈醫生，這是魯芙小姐醫生，這是看護婦赫特維加。

蔡德爾：高興得很……請你們正確地了解我，我無限地相信你們大家，不然，我就不會來這裏，但是，先生們（小聲）在等着麻醉藥的時候，又看見你們這麼多的白掛子……我應該對你們說，一個極端引起了另一個極端。哼，這個非常有學問的馬門教授和我的心亂配合在一起了。

希爾史：也許，主筆先生，你並沒有什麼胆囊病？

英格：剖開之後就看得出來的。

蔡德爾：很和善的，敬愛的小姐……好，你們就剖開我吧！（漸漸地衰疲了）

卡爾遜：魯芙同事，盲腸炎和輸血，就請你做我的助手。

英格：好，醫師先生。

卡爾遜（分配職務）：希爾史醫生擔任脫腸，你呢，黑爾巴哈醫師請和教授一道工作。

黑爾巴哈：我寧愿和你在一道，醫師……

英格：不，這是我的位置，親愛的黑爾巴哈，你鎮靜些，忍耐着再做一次吧……

希爾史（嚴肅）：這是什麼意思！

蔡德爾（又略起身）：可是，先生們，工作起來吧！正是這個時候，在選舉之前，我的報紙，是非常需要的……暴風雨的時代，非常嚴重的時代啊！

希爾史：（興奮地）偉大的時代！

蔡德爾：鐵的時代！又值得活下去，為自己的信仰而鬥爭。

英格：這幾年來我們無數次變更過自己的信仰了！這是個人的，德謨克拉西的事，幾千個各種各樣努力和希望的結果，可是，我們國民現在需要一種努力，一個意志——有一個領袖！

蔡德爾：難道我們沒有領袖嗎？我們的……全國人民領袖？

英格：沒有。

希爾史：但是我們，到過前線的……

黑爾巴哈：你在前線的什麼地方待過呢？

英格：你，希爾史同事？好像是在輜重隊里待過，希爾史同事是嗎？

希爾史（受了侮辱似的）：對啦，正是『在輜重隊』，魯芙小姐

：在我們的馬匹補充處就常常掉下炸彈來。有一次就是英國軍隊長距離的砲，這樣的一個箱子落在我們野營裏……爆炸了，就好像整個地球炸得粉碎了！當場就炸死了十五匹馬……六個夥伴，二十個受傷的。

看護婦：真可怕呵！

英格：在我們全國人民爲了在『太陽底下獲得地位』的鬥爭裏，犧牲幾個人，又算得什麼！

蔡德爾：只要一個人被打死了，就是：次戰鬥的失敗，現在人類是用另外的方法戰鬥的。

英格：你說人類……

蔡德爾：是的，小姐！人類還存在呵！正像在一個國度裏各個政黨不用步槍和手槍來鬥爭，而用議會的手段，和平的交換着意見，正像這樣子，人類也要……

黑爾巴哈：所謂人類是不存在的，存在的只有一定的國民！每一個國民尊重他的光榮和太陽底下的地位的，我們德國國民也在內，只有手拿着武器來對付那種侵略我們的劣等民族，保護自己。

希爾史：誰威脅我們，要奪去我們在太陽光底下的位子呢？

黑爾巴哈：誰？現在還有幾百萬的德國公民在外國人的壓迫底

下！因為凡是說德國話的地方，血管裏流着日耳曼人血液的地方都是德國！阿爾薩斯，查爾，奧大利亞都是德國！烏克蘭和整個俄國東部，都是我們偉大民族必需的殖民地！

希爾史：那麼這就是戰爭……

黑爾巴哈：這——是民族的興旺。

蔡德爾：那是人類的毀滅。

英格：那是，沒有才力的，膽小的，弱者的毀滅……

（卡爾遜和看護婦曾走進手術室幾分鐘，這時又來了。）

卡爾遜（插入）：同事，這是最後一次！我們在這裏是執行工作任務，不是開大會！

蔡德爾：很對，醫生。但是，我們畢竟處在非常的環境裏面，歷史的緊要關頭（坐起來）這問題必需弄一個清楚。

看護婦：主筆先生，你又磨掉了碘酒，只得擦第三次了。

蔡德爾（搖手，無力，得意地的）：駕着海船走是必要的，而不是活着！生活，看護，沒有意思，現在一切在於戰爭！

希爾史：假如你們的黨……

黑爾巴哈：我們不只是一個黨，而且是整個運動。

英格：這是一種人民運動，它的領袖……

希爾史：假如你們的領袖得不到投票的多數呢？

黑爾巴哈（熱狂地）：他會獲得多數的，他一定能夠爭取他的全德國的青年都贊成他。他是大浪濤中的岩石。（興奮極了，抓住放在高架子上的消毒水瓶子。）他是一座燈塔！

看護婦（跳起來喊）：醫生，瓶子沒有消毒！！

卡爾遜：請再消毒一番，同事。

（馬門洛克教授急步的從台右出現，他穿着白色的醫生用的長衫。）

教授：諸位先生，早安！護士，早安！（看護替他脫去罩衫，幫他穿上短袖手術衣，戴上橡皮手套，繫上橡皮圍裙，這一次的選舉鬥爭，鬧得我們在療養院裏的人，也不安心了，（向蔡德爾）你原諒我，維內爾！累得你等了許久。

蔡德爾：這證明你是很忙的。

教授（診察着蔡德爾的脈膊，用聽診器聽心寶，肺）：現在深呼吸。用鼻子吸！從嘴裏吐出來……很好……現在不要呼吸……心臟有點跳得不勻……喝了酒還是行手術之

前受寒了，老傢伙？

蔡德爾：胡說，漢斯，這裏剛才開了一個小的選舉區預選大會哩。

教授（洗手）：你說什麼，這裏，在我的病院裏，在它的牆壁以內，沒有政治底地位的，統治這兒的是科學。

卡爾遜（軍人式作報告口吻）：今天我們這裏有輸血。

教授：『贈』血是誰？又是西蒙嗎？

卡爾遜：是的。

教授：今年已經是第二次了。噯，你來，勇敢的人！

（英格和看護婦把蔡德爾推入手術室。從另一方面，又送來一個負傷的工人，卡爾遜和西蒙把他推到舞台的前面。）

卡爾遜：教授，趕快，這是受了傷的。

教授（走近來，檢視）：傷了大脈，血流得太多了。

卡爾遜：他的臉色像麻布一樣蒼白。……

教授：什麼時候受傷的？

卡爾遜：今天晚上，這是國社黨員和共產黨員之間的平常糾紛和相互射擊吧了。

教授：『平常的』，這，一天比一天更成了常見的事了，只有選